

卷二十四

二十五

序十八首

連上共序二十

壽序八首



梅村集 下 石

梅村集卷第二十三

序三

江南巡撫韓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蒲坂韓公巡撫江南之五載

天子游錫公命進秩司空公自以幸得備位維是  
地方之得失閭閻之利病分條其所以興及所以  
革之狀

當宁幸聽其言得奉行弗墜以少逭於闕失其副  
封與草藁具在手自哀輯得若干卷授其部民吳  
偉業序之偉業讀而嘆曰

梅村集二十三  
一序

上之加勞公與公之盡心厥職者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昔我

世祖章皇帝聽覽之暇命儒臣采經撫傳以撰集  
羣書無亦以後之人制度文爲鑒於前王之成訓  
罔或遺漏故不厭其多聞博物而義類之弘深也  
若奏對之體貴乎指事造實以通變而適用其理  
覈其文顯一切傳會繁曲之辭屏使弗進偉業每  
南苑夜直見諸公坐而假寐漏下三十刻中書猶



捧督撫所上章奏以叅訂國書有微文之疑互則  
爲之執筆彷徨看詳久而後定然則有事於敷陳  
者可不慎哉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書曰乃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當韓公之在京師宿衛忠  
正曉習文法佐太宰以贊邦治周官所云大事則  
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公之謂歟

天子器其能擢自帷幄出典畿輔三命作牧四方  
具瞻公治政速旬罔已赫然改觀矣亡何有遷擢  
江南之命先是江南山越未平荏苒數起閩海巨

梅村集二十三序

寇闖入內地以誑誤吏民當事者赤囊紛馳告變  
收捕之章又數從中下公至之日氛祲消而姦宄  
息不動聲色用拊循彈壓以爲政向之所謂告急  
之書窮考之案則皆無之顧以東南區區一隅賦  
稅居天下之半秦楚滇黔閩粵之餉檄使旁午奔  
命弗遑吳民戶賦而口歛鄉部書都鄙之版椽史  
掌邦國之貳調發出納千條萬端郡邑守相日有  
要月有成趨辦不及卽鑄譙隨之發代者拜除如  
流罷免者羈管不去雖有考課之法亦不得而施

公能無焦心極慮以求當世之長策耶昔有宋安撫大臣設上佐以勾管機宜文字主者執凡治要而已今者職事巨細旬朔動以具聞其間 詔條赦令計簿獄詞所當鈎稽而出入者節目繁夥不可億算惟公通達政體能周知乎輕重羸縮之數而操綱紀以御之如游刃如治絲如燭炤而觸解故有所建白區處詳當體例精密深嚴之地朝拜夕可所司莫得而駁難焉論者以此重其才服其略它人爲之弗能及也已竊惟古來奏疏莫善於

梅村集二十三序

晁賈亦嘗建積粟鑄錢韓范歐陽本經術大儒在西夏河北所進劄子首以理財足國爲務夫論事人主之前先使之知經制出入充然其有餘則仁義道德之言始可得而進自古然矣方今西北之土未盡墾山澤之產未盡出商賈并兼之利未盡講求以歸縣官舉天下之費畢出之於農故軍興孔亟水旱災荒則上與下焦然其並困我公以肺附居重任憂公如家權時制宜用其徵發期會以仰副度支之急若夫定經賦寬民力爲根本以乘

爲東南此萬世之謀不易之論未始不端言之也  
漢神爵之治尚綜覈而致其隆於三代唐貞觀之  
政行仁義而收其効於富強聖主賢臣諮諏要道  
或課名實或布寬仁一張一弛同條共貫非已事  
之極驗耶

世祖所以大修吏治務合經意者蓋兼之也

今天子寅恭祇畏廣詢博諮尤閔念我東南之民  
以訪求疾苦其久任公者將盡行公之言而公之  
言有非一時所能盡處腹心密勿之地入則造膝

梅村集二十三序

四

留身出則皂囊封上嘉謀嘉猷從容陳請必期實  
有所裨益此豈疏逖小臣芻蕘獻替者可得而比  
然則其嘉惠吳民雖古大臣之用心無以過之矣  
彼於文墨治辦之間謂公功著職修服其才而重  
其略不知此特庶務之可見者耳又烏足以窺公  
之大哉謹序

江海虜功詩序

古者克敵必示子孫故於人臣之有功者旂常以記之鐘鼎以銘之簡冊丹青以載之鼓鼗笙簧以歌之王命尸臣官此梅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商周以前尚矣降此則輔氏之鐘魏顛所以獲杜回也邢國之鼎禮至所以掖國子也燕然北征寶車騎所以登山刻石也冀州安居皇甫義真所以定亂作歌也上之人載在盟府弦之樂官圖其勞於不朽爲臣者則又受彝器而刻其辭用薦家廟傳後世永永矢報於勿忘嗚呼功名之際豈不盛哉今我西安梁公庸江寧一捷再造南土

梅村集二十三序

五

天子晉秩而寵異之且將定封焉吳之人以其憂兵閔亂賴公克底於寧也作歌詩數十章公曰吾之功旣在史氏矣惟士大夫贈我以言重於琕戈黼黻不可以不記乃執首簡命偉業曰子爲我序之公秦人也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其音充切而憤厲清筵惡笛驟而歌之介冑之士無不撫劍擊腕變色衝冠者此秦風之雄乎若夫三江五湖

之間樓船羽蓋黃頭檝歌非猶夫扶風壯士之聲  
情慷慨也石城烏棲江南之弄非猶夫隴頭水關  
山月之激昂三嘆也語曰歌詩必類斯豈其類哉  
子則以爲不然公之在軍中通詩書習禮樂有輕  
裘緩帶投壺雅歌之風及其孤軍決戰雖以吳人  
之不武驅之赴利決命爭首視五陵六郡之豪不  
是過焉又何有於土風而謂南音寬柔擘緩不足  
乎聽耶然則吳士大夫之屬而和者用公之氣以  
講軍容而壯武節其辭皆發揚蹈厲請以奏之師  
中當古短簫饒歌之曲可也公笑而頷曰善遂書  
之以爲序

梅村集三三序

六

鹽運分司張森岳賑濟冊序

苟可以仁恩及物則智不必勤其官能不必舉其職推而行之罔或勿濟今夫鹽筴者利之所自出專以佐國而足用非曉然有益於民者也周禮掌邦之委積治年之豐凶於荒政織悉具備而山澤之利則盡推以予民其設之官者制其政令而已無所謂征權以取之也自管子相齊以爲海王之國卽水煮鹽宜筦其權而盡歸之於上其說曰予之在君奪之在君使人長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

梅村集二十三序

七

理後世遵而行之豪強并兼擅利孔而撓上法者害固以浸除而諸君吾子之所食無不量其釜升而爲之設衡立準其法至爲苛細鹽筴尚爲有益於民否耶鹽筴誠有有益於民者國家水旱之不時什一之征常恐不足於用惟鹽爲天地所藏取之無害足以佐公家之急漢元封中置鹽官二十八郡齊居其六山東嘗大水民饑流人轉徙賑恤以億萬計然而外奉軍旅內供興作得以不置則鹽筴爲之饒也鹽筴爲之饒於國家愛濟元元之



意未嘗不陰爲之助獨爲是官者不能顯以養民其顯以養民如吾友張君森岳是已張君爲青州鹽運分司青州者山東負海之地管子所謂渠展之鹽梁趙宋衛資以仰給者也爲君計者鈎稽弊漏恤下惠商廣蓄積以備乏絕斯足以勤其官矣權時緩急搜逋舉羨俾朝家以全力爲農民不加賦而用自給斯足以舉其職矣迺有進於是者歲比不登民之流離不能自存者僵仆滿道朝廷方發帑金遣使者賑救畿以南而張君能先民之

梅村集

二十三序

悉捐貲爲粥於路又下勅分之令募豪長者相假貸願輸者具以其名聞獎勵有方賦恤有法所全活最衆是可爲難也已夫張君嘗治一道以牧民有稱於時矣此其事辦之有餘余以爲難者方君以鹽筴爲官能不拘拘於職守救災肯施德惠知所本務管子賢人也相齊之功霸以九世而君之所見似爲過之誠可書也於是乎言

海防魯公頌言序

吳郡瀕海之邑其民有事於供億而驛騷弗寧者非甚良牧莫能恤也若上魯公由絲綸近臣出副二千石來蒞吾吳以防海爲其職嘗與余論海事而籌之曰夫海上之築城堡立墩臺所以駐屯兵也除道成梁陳芻置頓則以備王人之衝命大帥之巡守惟恐賦歛之不時闕而爲罪其於用民之力亦已極矣夫土功者王政之所不廢也吾誠以其時量工命日揣高卑度厚薄而爲之則城可立

梅村集二十三序

九

臺可成而民不至於重困今屬役賦丈之無方故其下未能授功而先爲之擾又民欲成之而兵欲毀之彼津亭土墐之不修者非玩也其戍守者利於其墮而頻爲之興築也若之何勿禁也先王之制凡承王命爲過賓者牢醴餼獻飲食之數各以班位而爲之等今庶具百物歲一賦之於民帷幣几席槽櫪礎筮事過則棄之而酒漿糗糒牲牢芻芟常以賓至之無時備於無用爲黠吏之所侵沒負販之細民徵索匍匐肆晝閑旣又計畝而定

其徵是商與民交困也已語曰有優無匱吾誠先  
爲之繕館舍庀器用而後令候人逆之於郊致館  
致餐拜而將幣官正奉符而閱其數胥徒執牘而  
書其物賓至如歸民用不擾若之何弗舉也余聞  
之歎曰善哉言乎夫爲政之道樽節愛養息事寧  
人非徂一時之安而情歲之也開敏彊毅興事就  
功亦非輕百姓之力而程督之也語曰不一勞者  
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若魯公所言規爲措置  
慮始經久民不知役而時懷恤之斯非體國之長

梅村集二十三序

十

謀而使民之佚道乎魯公之駐節出治在乎海虞  
虞巖邑也其山有飛泉夾澗之奇其材有丹楓翠  
樾之美其田野有陂渠塘澗稷稻蒲蕪之饒人民  
好嬉游而不事作業美衣食而不知葢藏因之以  
飢饉加以以誅求物力大誦水則浸以尚湖縮江  
海之衝而設重戍游徼之騎旁午而狎至舠艘之  
舟刑許而畢集 朝廷簡文臣以勾會其資給而  
整齊其法制於職秩爲重公府初立庶事草創將  
吏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椽史有出納奇贏徵令

考核它若僚采之聯事賓客之過從絡繹奔奏咸  
於是乎在苟非開闔之高堂皇之峻唐階屏樹審  
術辨方則上無以發教令治文書下無以充揖讓  
治笑語魯公有憂之且公之來也嘗諏於都人士  
曰學校者爲政之本也古者行師在泮獻賦行飲  
至之禮今海上桴鼓無警而戍邏之卒有芻牧於  
孔子之宮者我備官而遺忘之耶乃卽訓導沈君  
與謀以尊經閣傾圮日久不可莫之治也揆日戒  
徒畚揭旣具葦葦斯起易其黹黹煥以丹青馨宗

梅村集二十三

十一

瞿相顧瞻奕奕而公治事之堂亦適會於成諸生  
入學鼓篋得游息講肄之所而海上突騎水犀諸  
軍負弩被甲而趨庭者見椽題輪奐有嚴有翼無  
大無小歡欣鳧藻凡此二役皆公於農事之隙斥  
羨金捐俸入以爲之故鑿鼓弗戒而版築克就君  
子曰魯公於爲政知所重矣春秋於浚洙城防新  
廼廡則非之於復闕宮作泮宮修御廩則善之誠  
繇此而推其於築城置堦平易道路儲備糗糧皆  
當預之以時而定之以法俾其下居平無勞苦歎

息之聲臨事無供頓顛蹄之怨公之才實優爲之  
而吾吳人之獲有休息其道端出乎此也沈君率  
其邑之士大夫徵余文爲賀余因以前所聞於公  
者爲告而且深有所望焉

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  
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爲賢相然所長者止於  
政事無論理學卽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  
枚舉揚雄之流又建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  
事其於理學則未之聞也

梅村集二十三序

入學鼓篋後游是海博之遊而海上突騎水犀諸  
軍負弩被甲而趨庭者見棧題輪奐有嚴有翼無  
大無小歡欣是澤凡此二役皆公於農事之隙屢  
美金捐俸入以爲之故雖鼓弗戒而版築克就君  
昔爲書而且將資泖壁誦矣春秋於浚泖城泖  
其邑之士大夫徵余文爲賀余因以前所聞於公  
而吾吳人之獲有休息其道端出乎此也沈君率  
息之聲臨事無供頓顛蹄之怨公之才實優爲之

魏貞庵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弘濟蒼生潤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爲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理學卽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臯揚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謂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於柏鄉魏公公稟鴻駿魁杰之才遭逢

聖朝廻翔禁近值

世祖章皇帝興治右文招延俊乂數舉 經筵命

儒臣講論大義或時 巡游南苑應制賦詩一時

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揆藻擿華對揚 休命而公

實巋然爲冠首其後歷諫垣躋柏府密勿論思綱

紀庶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錄遺忠

闢異端諸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蓋非

當宁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

非公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臣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庇民千  
載一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熙累  
洽海內晏安從容於黃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  
作博游才藝而公又邃於闢闢濂雒之旨其學以  
性善爲本以致知爲要所輯聖學知統錄及大全  
纂要學規彙編諸書皆足以闡繹微言紹明聖緒  
而以其餘間作爲詩歌則又能籠控萬物匠心獨

梅村集二十三序十四

妙至於悲鼎湖之莫逮痛子期之云亡其忠孝氣  
節於君父友朋之間尤惓惓乎三致意焉所謂理  
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蓋公之才與學其積  
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夫江河之水灑漾潢  
漾雖疏而爲川注而爲瀆而其源則一也公之蓄  
於中者停泓演迤雖試之於政見之於文而其本  
則一也公之弘致遠識固非若漢之輔相醇謹樸  
遯者可擬而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者以翰墨  
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而已哉公爲高邑趙忠教公





古文彙鈔序

古文之名何昉乎蓋後之君子論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先儒謂三代無文人春秋以降始有子產叔向用文詞爲功而莊周列禦寇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時有古文尚書古文孝經者以六書難字爲考正而已初非以其文名之也自魏晉六朝工於四六駢偶唐宋鉅儒始爲黜浮崇雅之學將力挽斯世之頽靡而軌之於正古文之名迺大行蓋以自名其文之學於

梅村集二十三序

十六

古耳其於古人之曰經曰史者未敢遽以文名之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爲時文人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離或合離者病於空疎合者病於剽竊彼其所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蓋古學之亡久矣吳郡蔣新又吾友韜仲僉憲公之孫也刻其古文彙鈔成問序於余曰此吾祖所以教於家者也願得一言以識勿忘余取其目觀之則自周禮檀弓家語以下左國公穀國策三史八家之言皆在而

其書不過數帙噫嘻是何其取之之博而用之之約乎夫周禮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然儀禮有逸經三十九篇已亡而周禮冬官一篇亦闕小戴氏增損禮書曲禮檀弓以下共四十三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篇第若其錯雜故論禮者以爲不如春秋三傳之爲全書然漢儒多尊公穀抑左氏至東京以後始顯而國語亦輔之以行名曰春秋外傳戰國策劉向所定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宋時再命儒臣訂定迺完

夫士生於古學廢絕之後區區掇拾整齊於煨燼屋壁之餘亡者澌滅而不傳存者混淆而無次有識者咨嗟太息恨後生不見古人之大全良以此也詎肯厭遺經爲難竟又從而摘裂破碎之哉三史唯孟堅爲蘭臺定本史記已有闕文蔚宗所刪取者謝承袁山松諸家今已莫可參訂若夫韓歐大家之文後人尊而奉之業已家昌黎而戶廬陵然君子以爲元末諸儒所爲婺學者其於八家講求各有本原所當博稽以要其歸未可於尺幅之

內規規而趨之也蓋讀書之難如此蔣氏自清流  
公以春秋起家予交於僉憲最深知能世其家學  
今新又年甚少才甚高將以其學游京師而刻所  
鈔以無忘先志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新又之  
所殖不既多乎夫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司  
馬遷涉江淮探禹穴而世本楚漢春秋叅之以訪  
求而後大備京師者文人學士之所集羽翼經傳  
之書在焉然則新又其繹於所已聞以進乎所未  
聞可也彼夫採摭蒼蕞之書豈足爲新又重哉余  
旣慨世人之不悅學而新又好古又表揚其祖父  
之教有合於昔人讀書之大指乃因其請而叙以  
歸之云

梅村集二十三序

十八

龔芝麓詩序

大宗伯合肥龔先生哀其新舊所著詩手授丹徒姜子子翥曰子知吾詩者也亟圖所以廣其傳於是大行伯成吳侯方以爲政餘閑揚扈風雅謀諸顧子修遠陳子椒峰相與詮次而刻之吳中集成命其友婁東吳偉業弁簡端偉業伏而讀仰而思曰夫詩人之爲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學識焉其淺深正變之故不於斯三者攷之不足以言詩之大也今以吾龔先生選詞之緝麗使事之

梅村集二十三

序十九

精切遣調之雋逸取意之超詣其詩之工固已俊鶻之舉也扶搖一擊騏驎之奔也決驟千里先生之潛搜冥索出政事鞅掌之餘高咏長吟在賓客填咽之際嘗爲余張樂置飲授簡各賦一章歌舞恢笑方雜沓於前而先生涉筆已得數紙坐者未散傳誦者蚤遍於遠近矣此先生之才也身爲三公而修布衣之節交盡王侯而好山澤之游故人老宿殷勤贈答北門之窶貧行道之饑渴未嘗不徬徨而慰勞也後生英雋弘獎風流考槃之寤歌

形管之悅懌未嘗不流連而獎許也自伐木之道  
衰而黽勉有無匍匐急難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先  
生傾囊橐以恤窮交出氣力以援知己其惻怛真  
摯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讀之應爲感動而况於  
身受之者乎此先生之性情也板蕩極而楚騷乃  
興正始存而大雅復作以先生時世論之繇其前  
則愾我寤歎憂讒慝痛淪胥也繇其後則式燕以  
放誦萬年洽四國也舉申旦不寐之衷與夙夜在  
公之道上求之於古昔內審之於平生於是運會

梅村集二十三序

二十

之升降人事之變遷物候之暄涼世途之得失盡  
取之以融釋其心神而磨淬其術業故其爲詩也  
有感時侘傺之響而不改於和平有鋪揚鴻藻之  
辭而無心於靡麗秦風之篇曰蒹葭蒼蒼白露爲  
霜士君子所以久而益堅者其砥礪必有道矣此  
先生之學識也余定交於先生者三十五年凡友  
朋之稱詩者以百數舉其最曰海虞錢宗伯牧齋  
萊陽宋少司寇九青九青鎖闥論文江行紀勝與  
吾輩三人同事於楚而牧齋晚年不自得適會先

生謁告南還相與淋漓傾倒於白門金昌之間斯二者相知爲深九青好矜慎其詩嘗追擬少陵頗能得其一二曰必課五言一首異其學大有成就始肯出以示人迺不幸而以兵歿雖其斷篇零落百不一存余每與先生言而傷之牧齋深心學杜晚更放而之於香山劔南其投老諸什爲尤工既手輯其全集又出餘力以博綜二百餘年之作其推揚幽隱爲太過而矯時救俗以至排詆三四鉅公卽其中未必自許爲定論也誠有見於後人之

梅村集二十三

序  
二十一

駁難必起而吾以議論與之上下庶幾疑信往復同敝天壤而牧齋之於詩也可以百世然後知昔人之詩其作之者傳論之者亦傳至磨滅如九青雖相知有吾兩人無可加其稱述惟爲之撫卷追歎而已余忝少長於先生旣推服其才又熟於性情學識之有素故於論詩表而著之嗟乎先生之功於斯世甚大固無藉於詩以傳而詩之工已臻於至極余衰且憊庶幾廁名集中隨諸子之後它日有追數其交游而及之者此余從伯成之請而

序之意也不然余之言豈足爲先生重哉

往余在京師與陳大樽游休沐之暇相與論詩大樽必取直方爲稱首且索余言爲之序當是時大樽已成進士負盛名凡海內騷壇主盟大樽睥睨其間無所讓而獨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迺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爲不可及也已於是天下言詩者輒首雲間而直方與大樽舒章齊名或曰陳李或曰陳宋蓋不數有所軒輊也大樽既前死舒章得一官又不究其所直方乃以名位大

梅村集二十三

序

駁難必起而吾以謏論之生平無幾疑信往復

同敵天壤而牧齋之於詩也可以百世然後知音人之詩其作之者傳論之者亦傳至磨滅如九清雖相知有吾兩人無可加其稱述惟爲之撫卷追歎而已余忝少長於先生旣推服其才又熟於性情學識之有素故於論詩未而著之嗟乎先生之功於斯世甚大固無藉於詩以傳而詩之王已臻於至極余衰且憊庶幾廁名集中隨諸子之後它

息之意也不然余之言豈足以爲先生重哉

宋直方林屋詩草序

往余在京師與陳大樽游休沐之暇相與論詩大樽必取直方爲稱首且索余言爲之序當是時大樽已成進士負盛名凡海內騷壇主盟大樽睥睨其間無所讓而獨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迺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爲不可及也已於是天下言詩者輒首雲間而直方與大樽舒章齊名或曰陳李或曰陳宋蓋不敢有所軒輊也大樽旣前死舒章得一官又不究其用直方乃以各位大

梅村集二十三序

發聞於時旣躋顯要進卿貳爲天子之大臣矣

復不幸蚤沒其少子舜納哀其父平生之作取首簡屬余余俯仰四十年執友零落殆盡愛舜納之才以爲直方不死而自顧頽然不勝其衰且憊矣乃撫卷三嘆而爲之序曰吾讀小雅得朋友之道焉昔文武盛而伐木興周德衰而谷風作詩者所以垂教易俗而朋友故舊其厚與薄之遞降舉世之隆替係焉尚論者可不思其故乎余嘗反復於東漢之季其賢而好士莫過於蔡伯喈孔文舉伯



階之愛王粲欲舉家之書籍悉以與之伯喈沒其  
撰集漢事遭亂弗存仲宣不聞有所搜葺也文舉  
誘掖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已而死於曹氏最後好  
其文而購之者迺在魏文帝其當時故人不過脂  
習一慟而已蓋古道之難如此詩有之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士君子處於搶攘之際其生而同心死  
而相恤百世而下未有及山巨源之於嵇中散也  
今以觀吾直方何其類巨源之風乎巨源位登三  
事年垂八十視直方過之其詩文詞賦足以比肩

梅村集二十三

序  
二十四

知已則直方所長特優巨源弗及也惟是讀感情  
之詩追忘言之契後死而結集其文章旣貴而贍  
護其妻子則巨源之於直方千載同符不期而合  
吾黨之放廢僅存比於向秀阮籍之徒者如余是  
也能不嘆哉語曰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鼓琴直  
方之琴今已泯泯乎明堂清廟之響矣若以語乎  
孔子之憂患左徒之離騷則撫絃下指終有所哽  
咽而未發是編也不復存其少作詎足以盡直方  
而直方所以原本詩人之忠厚不忘故舊者端在

乎此直方於兄弟最友愛子建以明經高隱著書  
嘗擬唐人數百家未就而卒讓水爲二千石於嶺  
表其近詩益進每郵筒寓余余雖老實籍君兄弟  
以不孤噫嘻此大樽所稱三宋也直方死友朋兄  
弟之道誰復有講求之者哉舜納工詩有儁才而  
年少余恐其略於舊聞故舉直方學行有關當世  
者著之家集蓋不止於詩亦不止爲宋氏已也庶  
幾舜納知所勉焉

梅村集二十三序

二十五

與發除賦似

泮著之案裁蓋不止於詩亦不止於宋

乎少余恐其略於舊聞故舉直方學行有關當世

者著之家集蓋不止於詩亦不止爲宋氏已也庶

幾舜納知所勉焉

乎此直方於兄弟最友愛子建以明經高隱著書

嘗擬唐人數百家未就而卒讓水爲二千石於嶺

表其近詩益進每郵筒寓余余雖老實籍君兄弟

孫孝若稿序

余初以制藝起家常歎然自以爲不足好從諸先  
達攷求故實以增益其所聞見其之虞山也獲與  
孫子喬先生游先生年已六十餘常爲余言少時  
猶及見皇甫司勳王弇洲兩公云蓋先生之父三  
川公以能詩名海內兩公親與定交先生侍函丈  
聞緒論追敘其事嘆詫爲不可復得余聞語亦慨  
然者久之當是時先生之二子恭甫居顯官而光  
甫與余同舉進士先生不以爲榮好舉往賢之流

梅村集二十三序

二十六

風軼事以相諷勉余以知先生之不可及而其澤  
深且長也已後十餘年恭甫之長君孝若舉進士  
哀所爲文若干首問叙於余孝若之爲人也風流  
醞藉機神警速實傾倒於余余亦心折之甚其天  
才之所軼發家學之所繼承足以囊括古今貫穿  
經史出入古文詩歌之間制藝乃其餘事卽而求  
之所造固已如此矣嗟乎今之爲制藝者咸哆然  
有自大之心其中初無所得而欲以輕侮當世凌  
忽老成邀結黨類詆謫儕輩以余耳目所見比比

而是也夫以孝若之人才之門地不欲沾沾於一日之名捨本業而追時好及其捷南宮懸國門天下翕然稱之京師三公貴人無不援孝若以爲重者而亟得余之一言豈文章道誼朋友之投分固有數歟抑余之蹇拙無似齟齬於世孝若因以取之歟若謂世經變亂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聞而道掌故則余且震懼不敢當而孝若固進而益請者蓋亦乃祖之風類也以是辭不獲而爲之序

梅村集三十三序

二十七

風濤也又出補不費而欲之哉

靈斷不嫌當浦奉天國報而益請者蓋亦以脈之  
豈况并之之對亦可以於昔聞而益掌故則余且  
之煥然開耳雖變通人而既矣雖對而城余清聲  
百煥然開余之麥出無如國讀氣世奉若因以難  
善而通於余之一言豈文章道誼朋友之投分固  
不棄於爾之京師三公貴人無不對奉若以爲重  
日之谷外本業而追時好及其捷南宮懸國門天  
而敬出天以奉若之人卜之門地不欲沾沾於一

德藻稿序

吾弟德藻以今年舉於鄉去志衍與余同薦之日  
則已二十年矣余深喜吾宗之有人而德藻嗛焉  
不自以爲足挾其行卷是正於余余將何以爲吾  
弟告哉無已舉平日讀書之道爲吾弟言之可乎  
初吾與志衍少而同學於經術無所師授特厭苦  
俗儒之所爲而輒取古人之書攬撫其近似者彙  
括之爲時文年壯志得不規規於進取乃益騁爲  
無涯之詞以極其意之所至初謂遲之十年析理

梅村集二十三 序  
二十八

匠心刊華就實庶底於有成不意遽爲主司所收  
而世人遂謬許而過採之以其言爲該實夫學力  
深淺內自驗之吾心余兩人之於文實未有所得  
也自入仕以後得宿儒大人爲之講論約其指要  
而分其條流退而視吾之文則膠葛漫衍無當於  
古之立言者於是慚憤竊歎盡發篋中之書而讀  
之將上以酬知遇而下以厭觀聽者之心比年以  
來稍有證入雖不敢妄謂有得而視吾始舉之歲  
其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之致力於應舉一二年

耳至今山陬窮邑知吾名字尚以制科之時文吾  
爲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閭巷之小生以氣排之  
而詆吾空言爲無用蓋天下之士止知制義之可  
貴而不思古學之當復其爲日也久矣今德藻之  
才其雄深似志衍其雅健似余又能取法先民蚤  
自納於繩墨蓋兼乎兩人之長而無其病此其取  
一第有餘而吾獨有見於科名之易而讀書之難  
不敢以一日之遇爲吾弟喜而進之以終身之所  
學且君子之爲學所以扶氣類明志節弘道而教

梅村集二十三

序二十九

俗者也每念吾志衍獎許同人以文章意氣相砥  
礪賓客滿坐吐屬如流圖史滿前議論鋒起單門  
寒進被其容接者嘘枯吹生寡聞鮮識之徒旁行  
側視不敢出氣今吾黨日落而悠悠者相趨成風  
世衰俗薄非當世之賢人君子莫得而措拄舍吾  
德藻更誰屬耶德藻之爲人才氣宏放志度凝遠  
自其少時便有穎異之目與兄聖符俱有聲於藝  
苑而德藻先歿此其弘獎風流長於氣誼必復如  
志衍時余窮且老矣浮湛俗間無復有以自振夫

不能見之於身者猶庶幾見之於兄弟朋友凡吾  
所謂讀書之道以此而已德藻其勉乎哉

梅村集二十三序

三十一

夫京也初余早歲奉太常公故友而翰士成進士才  
道以此交於王氏者最深今翰士成進士才  
又見其手費方與太常少子陳歸同討辭而  
明頭克壯自如也蓋世家之不振者其  
皇王與父子也  
夫及京翰  
試  
獨負各語  
奉進其各  
榜視不敢出  
世衰俗薄非  
能深更誰屬  
自其少時便  
浪謂讀書之  
不始良之

王茂京稿序

吾里以春秋舉者是科得二人其一則通家王子茂京也初余早歲忝太常公執友而端士從余問道以此交於王氏者最深今端士成進士十餘年又見其子貴方與太常少子藻儒同計偕而太常期願克壯自如也蓋世家之不振者江南比比相望王氏父子兄弟獨且日顯重而余頽然衰以老矣茂京稿行端士取首簡屬余余將何以長茂京哉端士之意不在乎叙門第之盛交游之雅謂余

梅村集二十三序  
三十一

老於文學庶幾讀書行誼有以相黽勉也夫文有文有質質以原本經術根極理要文以發皇當世之人才是道也孰有大於春秋者乎自易之精微詩之溫厚書之渾噩禮之廣博至春秋一變爲記事之書其爲言也簡矣而不詳直矣而不肆可以謂之質矣然而董仲舒賈誼劉向皆以閱覽博物之才從而推演其說各自名家務折中於孔子不徒規規焉守章句而已豈春秋之質者卽其所爲文歟今天下之文日趨於質矣其爲教總不離乎



傳註吾以爲宋人傳註之學其稱詞也約其取義也遠非夫篤學深思確乎有得者不足以求之迺觀今之論文者若是乎悉其才智運機軸於毫芒而六藝博洽之言先儒平實之論槩而絕之弗使得入吾不知其冲虛淡漠果有得於中抑猥隨流俗爲風尚也然則學者將安從亦求其不謬於聖人不悖於先正如是足矣王氏自文肅公以經術至宰相縵山先生相繼掇上第負重名其於春秋父子各有所講貫凡以推崇醇正抑退浮華風厲

梅村集二十三序

三十一

一世之人文而表章絕學上者施於訐謏政事之間次者見諸館閣之論著誠所謂經世大儒彬彬質有其文者哉余向從故老竊聞相公謝政里居如以制舉藝爲人論說諸生以文字贅者鑒別其窮達十不爽一而課孫諸作盛爲海內所傳誦蓋大臣心事嘉惠後學尤思以經術世其子孫王氏淵源弗替高曾規矩寤寐在前不待取諸外而足也太嘗好藏其先公之手蹟經史鈎貫度置如新而百年闡墨得諸兵火散佚之餘人皆以爲王氏

之祥其後當有興者不數年而藻儒茂京後先鵲  
起噫嘻詎偶然哉藻儒秀外惠中標舉儔異茂京  
雄駿闕達二者望而識其遠器余老矣無以長茂  
京盍舉舊聞於王氏者還以告之夫以茂京之才  
出其餘技詩歌翰墨早絕出乎流輩它年讀書行  
誼定有過於所期是編也揣摩匠心卒根本平家  
學其以度越當世之君子則已遠矣此余所以重  
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梅村集二十三

序  
二十三

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學其以度越當世之君子則已遠矣此余所以重  
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出其餘技詩歌翰墨早絕出乎流輩它年讀書行  
誼定有過於所期是編也揣摩匠心卒根本平家  
學其以度越當世之君子則已遠矣此余所以重  
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京盍舉舊聞於王氏者還以告之夫以茂京之才  
出其餘技詩歌翰墨早絕出乎流輩它年讀書行  
誼定有過於所期是編也揣摩匠心卒根本平家  
學其以度越當世之君子則已遠矣此余所以重  
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來鶴集序

新安張君以輜僑居虞山有鶴來集其庭一時文士多投贈之作而乞余爲之序記曰鳥獸之巢可俯而窺君子且用爲瑞况鶴之飲啄必於山水之間不與凡鳥伍張君居城邑之聚乃濼然而止豈非祥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蘇子瞻以爲南面之君所不得好然是鶴也以清遠閑放之物舍山林而縻榮寵又其德之衰也宋隱士林和靖屏居西湖有鶴甚馴朝飛暮還至今孤山之鶴猶

梅村集二十三

序  
三十四

爲美談誠能擇地而處也雖然物之幸不幸有不可知彼游乎江海淹乎大沼安知不爲落盧繒繼之所加卽和靖之西湖曾幾何時而南園之莊葛嶺之第所致文禽異獸必多矣其物之蒙辱迺更甚於衛之鶴安在托迹山林者遂爲得善地歟莊子曰至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然則物雖無知亦能擇人以爲歸歟苟得其人固無問其山林城市之跡歟新安俗多素封君獨孝友溫睦工詩善書多長者游又不鶩走聲利有退讓君子之風

其能冥機事而葆天真者耶夫人能脫乎塵垢雖  
近市之居猶之隱士之山也苟湛於混濁雖無人  
之境猶之衛君之庭也斯鶴之來固其所矣遂不  
辭而序之 立宗其神福適庶之序較若列眉故宜

可以不譜非無譜也譜寓于宗法之中也魏以降  
宗法墮矣譜學盛行沿流六朝尤貴士族賈弼劉  
謨之徒並精譜事徐勉王儉王僧孺諸家各以姓  
系之書爲世世流傳及於物開局以定之譜之爲

梅村集二十三序  
三五

可知彼游水江波流平心定安知不爲蒼鹿納  
之所加仰和疏之而爾曾幾何時而南園之莊  
嶺之第所致文禽異點必多矣其物之蒙辱適  
甚於衛之鶴安在托迹山林者遂爲得善地歟其  
編丁而氣必入獻不亂琴又烏不亂行然則物雖  
心與離之濛濛之或也湛離之來固其根矣豈不  
近市之居猶之隱士之山也苟湛於混濁雖無人  
之境猶之衛君之庭也斯鶴之來固其所矣遂不  
其誰冥機事而葆天真者耶夫人能脫乎塵垢雖

郁靜巖家譜序

家之貴譜其來尚矣周禮小史叙世繫辨昭穆譜之所由昉也而與譜相表裏者莫重于宗法自漢以前戶必立宗其祖禰適庶之序較若列眉故家可以不譜非無譜也譜寓于宗法之中也魏以降宗法墮矣譜學盛行沿流六朝尤貴士族賈弼劉謏之徒並精譜事徐勉王儉王僧孺諸家各以姓系之書爲世推服朝廷置官開局以定之譜之爲道何其重乎楊隋以後闕閱彫亾士不敦本而譜

梅村集二十三

序  
三十六

始廢間有垂情姓牒若柳沖韋述其人者憂憂乎其難哉綜而論之南北重門第凡仕宦之家必有譜達其簿狀于銓曹以爲選舉之格九品中正之登下皆于譜是問故其權在上而常合李唐以還官方混淆譜之廢興不一有能修明其門緒者藏之寢室以脩遺忘故其權在下而常散此大較已余外家郁氏爲吳中右姓向有家乘一編簪纓奕葉勲名纍纍其後人靜巖名滋篤行君子也秀友修飭爲士林模楷屬其猶子計登編葺其舊而廣

之圖高曾之像件系其行事展而視焉肅乎其可敬穆然其可風也請余一言弁其首余竊慨凡爲譜者有三失蓋在于擇人而祖之又假其人而子孫之且有譜書而無譜法以維之也如曹孟德遠宗振鐸郭崇韜上紹汾陽非誣其祖乎李義甫欲合于趙郡杜正倫求齒于城南不令子孫之皆僞乎淳安汪氏追譜七十世而徒詳其諱字之出入卒葬之日月至禴祠烝嘗之典闕焉不講將何法以善厥後乎三失之中有一於斯皆不足語于譜

梅村集二十三序

三十七

者也今觀郁氏有野雲公新之制禮作樂勲在社稷有見菴公容華容公勲之宦績卓狀詩文茂著而近代完吾公啓明采臣公藻並有隱德則無俟乎擇其人而祖之可知矣黎陽子弟其以學行名者豈謂無才又何待假其人而子孫之耶至于禮法之足師若顏氏之家訓方氏之宗儀其書具在以靜巖計登之敵睦詎難一舉而行之使推古入重宗之意以復大宗小宗之法喪祭有典族食有章上治下治秩然可紀吾將於郁氏乎觀禮

梅村集卷第二十四

序四

送胡彥遠南歸序

武林有橫山江氏兄弟隱於橫山者二十年天下言隱居善避兵者無如橫山矣已而武林亂橫山先受兵余疑焉或曰江氏固高貴有圖書玩好朋友聲酒之樂富於居山者也余迺嘆曰江氏之及也宜哉今年春遇詩人胡彥遠於長安每酒酣說客曰吾家在武林之河渚巒迴澗複人跡罕至烟

梅村集二十四序

汀霧樹視之既盡杳若萬里吾父子葺茅屋以居杜門著書不見兵革顧以貧故無以贍老親不得已走京師從故人索河北一書今將涉漳河過邢臺沂淮而南歸吾所居河渚誓不復出矣夫以彥遠之詩與其人使有山田數十畝營灌自給可以勿游旣游矣卽久留邸中曳裾公卿之門亦可以無困迺彥遠自以居山久一旦來京師策秃尾驢郭便面行泥淖中鬱鬱不得意發病思歸歸而便道謁西諸侯西諸侯恐無能識彥遠者其游也乃

所以益其貧耳雖然吾以知彥遠居山之安也織  
簾砍屨緯蕭拾椽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彥遠詎憂  
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仙人者不衣不食大類  
焦先寒貧子之流此真隱居善避兵者彥遠必知  
其人問之而不吾告何也他日有棄家變名橫山  
河渚之間莫知其處者其必彥遠也夫計試於禮  
部者過重山危幾涉錢唐入武林取道於吳郡而  
後歸江淮以還於市朝紛紛以石齋之賢海內望  
塵不及

梅村集二十四序

杜聞著書不見於筆類以爲無以贖老親不得  
已走京師從故人索得此一書今將涉漳河過邯  
鄲散之聞其賦其賦管其必彥遠也夫矣夫以香  
其入問之而不吾告何也他日休棄家變名橫山  
熱決寒貧子之流此真隱居善避兵者彥遠必知  
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仙人者不衣不食大類  
兼相佩韞蕭拾椽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彥遠詎憂  
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仙人者不衣不食大類



送林衡者還閩序

閩爲天下僻壤面山負海土風淳厚家禮樂而戶  
詩書人才常甲天下而石齋黃先生以道德起漳  
南忠孝大節光顯於朝廷而文章經術以教訓鄉  
里生徒榕壇之下巷舍常滿閩士之盛天下莫隆  
焉閩於地旣僻而人才絕盛其郡舉上計試於禮  
部者過重山危棧涉錢塘入武林取道於吳郡而  
後繇江淮以達於京師故雖以石齋之賢海內望  
塵不及獨於吾吳則山川歷覽賓客從游可指數

梅村集二十四序

三

而得也况其子弟都講之至於斯哉蓋是時天下  
太平江南文事大振如余者夙爲石齋所知能推  
明其教故舟車之通聲氣之合有如此也自先生  
殉節以死余卧病海濱不與當世接遠方之士徒  
步而過我者亦已少矣今年興化林衡者布衣芒  
屨負其詩古文詞十數卷入門長揖曰吾石齋弟  
子也先生没吾黨抱其經書逃匿巖谷蓋與天下  
絕矣獨念通都廣邑之內名山大河之間人才輩  
出耆舊猶存今以絕意仕宦不得復與之游則何

以論道取友感發其志氣於是累跼重繭襍被而  
來將由此入白門過廣陵一覩中原之盛而恐其  
糧盡以返也余聞其言壯之往者在長安石齋曾  
以易傳授余及豫章楊機部未及竟石齋用言事  
得罪相送出都城機部慨然曰絕學當傳大賢難  
遇余兩人盍棄所居官從石齋讀書鶴鳴山中十  
年不出余心是其語兩人者逡巡未得去今機部  
後先授命余覩顏苟活先生之學遂以失傳嗟乎  
吾聞之古人有辭親遠游負笈求師三年不得見

梅村集二十四序

者矣有解去印綬不通官闕北面稱弟子者矣此  
機部與余所不能爲者而衡者爲之衡者行序其  
稿爲贈所以明余之情著衡者之勤以見閩士多  
賢而石齋先生之學猶存於天下也衡者名佳璣  
興化之莆田人爲人質樸修志行詩文雅健有師  
法其叔父小眉公以前進士隱居著述衡者能世  
其家風云

贈琴者王生序

邈時余兄志衍好琴琴之道非心手專壹勿能工也志衍能詩文善書画奕棋居能品又能投壺蹴鞠諸戲其於琴弗肯竟學顧好與其工者游有王生者以此技進能爲新聲當是時志衍方貴盛賓客日十數人談論方起絲管間作行酒歌呼投盧絕叫志衍分身其間誼喁抵掌以爲笑樂已而王生攜其琴至撫絃布指則主人焚香啜茗正容端膝四座聞寂無人聲余於是歎琴德之妙王生之

梅村集二十四

序五

工并以服吾志衍也不數年志衍官蜀之成都闔門遇寇難以死王生者無所遇其道益以窮衣其敝衣日抱琴行道中余與當時賓客遇亂各散去無一人能收王生者蓋志衍之亡六七年矣今年夏復與王生遇談志衍舊事則大哭哭已爲余鼓一再弄凄然以清悄然以悲聽之如見志衍也昔孟嘗君廣厦邃房淫聲麗色撞鐘舞女乎其前而雍門高爲之鼓琴也能使如破國亡邑之人流涕泣下今以吾志衍才氣之雄交游之衆可不謂盛

歟一旦骸骨破碎門戶磨滅欲如雍門所云千秋  
萬世之後嬰兒豎子躑躅而歌於其墓上噫何可  
得哉然則王生之爲此曲也其爲峨眉之高乎其  
爲瞿塘之深乎其爲杜鵑之啼猿狖之吟乎其爲  
山鬼之連蜷而偃蹇乎其爲秋風之慄慄中人肌  
膚乎蓋坐客憐慄振悚變色而三歎又從而歌之  
曰葛蔓蔓兮雨冥冥楓林黑兮陰火青望故鄉而  
不見語白骨乎空城顧愛子之罔托兮嗟賓御之  
無人則坐客無不矯首西望歎歎而於邑也抑吾

梅村集二十四

六序

又聞之琴者所以理性怡心導情宣鬱今聆王生  
之操不言哀而哀得毋張急調下非中和之響耶  
是不然夫人心有煩冤菀結不能自達者驟聞幽  
眇之音愀愴之調一彈再鼓涕淚橫集則仰首出  
氣足以釋然於胸懷且以文王之忠焉而幽囚伯  
奇之孝焉而讒死孔子之聖焉而見逐顏回之賢  
焉而早夭在深於琴者言之雖以志衍之罹極禍  
揆之義命可以無憾况於吾輩爲破國亡邑之人  
者耶王生推琴而起曰善遂書其語爲贈王生名

愚吳郡人知師序

而者之道與佛教同為盛衰徒者唐宋六儒專斥  
釋氏而名僧大德咸由於其時希儒術與佛教  
同盛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余之為浮圖學者人  
舉重宗而細教其微也黑白互異南北相善賢人  
君子欲立說以勝之而其道不足以相服乎舉天  
下愚智盡歸之矣夫儒者感矣而名山老衲乃有  
佛法淪墮之嘆也所謂  
而佛教與之同衰

梅村集二十四序  
七

之操不古之曲之得  
足不然夫人心有  
影之音欲喻之調一彈再鼓涕淚橫集則仰首  
氣足以釋然於胸懷且以文王之忠焉而幽囚  
而之孝焉而讒死孔子之聖焉而見逐顏回之賢  
焉而早夭在深於琴者言之雖以志行之難極  
以之義命可以無憾况於吾輩為破國亡世之人  
愚吳淋人無琴而起曰善遂書其語為贈王生

贈焘如師序

儒者之道與佛教同爲盛衰往者唐宋大儒專斥浮圖氏而名僧大德咸出於其時蓋儒術與佛教同盛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今之爲浮圖學者大率重宗而紕敎其敝也黑白互異南北相訾賢人君子欲立說以勝之而其道不足以相服卒舉天下愚智盡歸之宗門可謂盛矣而名山老衲乃有末法淪墮之恨此所謂儒術敝而佛教與之同衰其可嘆也已以余所聞神宗皇帝時士大夫以

梅村集二十四序

八

讀書講學相高吾州先達如管東溟曹魯川兩先生研綜六經穿宐訓詁而又能得佛法大旨於教律論藏皆有所叅究爲一時縉素之所諮仰蓋唐宋之講學儒釋分而我明之講學儒釋合後來憨山蓮池諸大法師皆能融釋書傳歸之敎乘未必非兩公有以發之也余生也晚於兩公不及見而魯川之壻爲余外王父少時從母黨竊觀其書多至百餘卷魯川三子其季曰毅叔毅叔之子曰元孟父子爲儒者能世其家學今年夏余園居讀書

元孟瓢笠叩門曰吾出家於郡城之文殊庵僧臘已十年矣此卽所謂炤如師也東溟之後曰乾山手定法華疏鈔自爲諸生四方講席見推爲耆宿今亦出家於吳郡嗟乎余於是知兩先生之教且復盛也夫炤如乾山儒者也儒者之學通明廣達條析科儀講求微密皆歷有援證彼夫自尊其學空疎而滅裂者其說自足以勝之說足以勝之矣苟非能外死生去利欲則何以折方袍圓領者之徒而使之震奉吾教所謂其道不足以相服蓋以

梅村集二十四序

九

此也今炤如乾山受信具修戒律勤苦專愨在疇人之中最爲精進而始舉其先世之書闡揚條貫用以尊道而訓俗然則儒術倣佛教衰庶乎其有望者其在斯乎炤師年六十徵余文爲壽夫浮圖氏以天地萬物爲空幻年祀久遠本非所計而獨於道之盛衰不可不以身爲擔荷故書是以貽之

李貞女傳序

事有不見於禮經先王不以訓世而君子稱之以其過於制而合於道也禮於人子之養親也雞鳴而起日入而夕請席衽奉敦匱治飴餼潔滌澆其事至煩且勤矣而獨於女子之孝不甚著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蓋惟恐其不如父母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先王垂家法於天下故於其事父母則略言之而特舉婦德以爲訓女子之嫁也父母祝而送之其得於舅姑貽父母令名不得於

梅村集二十四序

十

舅姑貽父母羞辱女子之事舅姑凡以孝父母也舍事舅姑無以孝父母乎女子二十而嫁出於襁褓之中離於保傅之手其去施衿結悅也近矣事舅姑之日長事父母之日淺矣然則有終身不嫁以養父母者乎曰有之子之娶婦事宗廟繼後世也古之孝子有不娶以養其親者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孝之之心蹈不孝之罪猶且爲之而女子無是也威后之對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乎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古固有不嫁



之女矣而列女不書內儀不載異常之事不可以  
教世而訓俗是以著其實於記而沒其文於經固  
未嘗不深與之也今嘉禾女子李鳳以事父不嫁  
父病顛天感召靈藥有身啣果投厥鼎中飲之迺  
瘳年四十七以沒猶以不終養其父爲恨里人懼  
其後之軼傳也謚之曰李貞女屬余文序其事易  
曰女子貞不字不字其果爲貞歟有聘而不字者  
矣旣納采問名以身許人矣而夫亡斷髮務耳誓  
志不行此其爲貞從其夫言之也今李氏之志知

梅村集二十四序

十一

有吾父焉爾斯可謂之孝不可謂之貞夫女子之  
事夫猶人臣之事君也得吾君而事之有死而無  
貳不得吾君而事之潔身守志其道亦有死而無  
貳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男女有別  
自其爲女子而居室之倫已備斯可謂孝也而獨  
非貞歟

未嘗不與與之也今嘉禾女子李鳳以事父不嫁

終身而膽益壯以誓其實欲暗而效其文以繼固

之女矣而列女不書內儀不載異常之事不可以

永愁篇序

吾友孫穉均攜九龍永愁人詩卷示予曰此龔佩潛中書之女作也中書以進士遇國難投秦淮以死惜無人表著之者有才女而復不得意用永愁名其篇昔屈原赴湘流葬魚腹爲離騷以見志百世而下復見之龔生其惓懷故國死不忘君所志同也世之言愁者莫過乎屈原之死以不得乎君其時國尚存也中書則國亡矣又以所死之君遭運會之極不獲與前此死忠者同日而語夫君臣

梅村集二十四序

十二

夫婦之道一也爲中書女者當以其父命之不猶名之不立仰天而侘傺其爲愁也大矣舍是而云永愁篇爲已作也不亦末乎雖然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菊芳蘭秀以寓其纏綿悽惻之旨今龔女能詩又善画湘花湘草使見之者有感乎幽谷無人不言自芳而江潭顛顛亦可以形容而髣髴雖謂之爲其父作亦可也屈原有姊云申申其詈予後人尚以之名其縣比於望帝啼鵲同其哀怨而况龔女之善愁者乎穉均其識之它日必有

紀中書之事而并及其女者是爲序

士之貞絕於者中有神解而外與物化其至精  
不能幾也然而爲之難知之亦難何及言之  
琴者不必於其音也善奕者不必於其博也  
者不必於其德善御者不必於其馬也  
不必於其聲素也孔子曰用志不分心無  
者若忽無形

梅村集卷第二十四 終

梅村集二十四序 十二

梅村集卷第二十四 終

香之不在

承慈篇爲已

之湘君

善女能詩又善圖

春無人不言自

辨雖謂之爲其

後人

中書之事而并及其女者爲序

王石谷贈行詩序

士之負絕藝者中有神解而外與物化非至精者不能幾也然而爲之難知之亦難何以言之夫善琴者不必於其音也善奕者不必於其博也善射者不必於其鵠善御者不必於其馬也善書畫者不必於其毫素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者芒忽無形變化無端長與造物者游而髣髴其所由始吾乃目將營之足將從之若是乎其專且壹也雖有好惡利害非譽巧拙不得而入焉久之

梅村集二十四

序十四

如有得也窅然若喪其故吾而忻然與其道相接如此謂之藝成藝旣成居有以得於已出可以無待於人苟或嗜我技貪我名而不窺我用志之所存雖投之以千金之璧却行擁篲而前者弗顧也以其不足乎知我也故曰爲之難知之亦難海虞王子石谷者善畫其畫也無地勢而尊不蓄積而富非宿素而老處於蓬茅沮洳之間一日而傾天下遼廓乎三百年諸家之所莫及噫嘻亦異哉余問之曰子惡乎操術而至於是耶石谷曰吾行若

遺坐若忘晝不食夜不寐曠探冥索以與古人相  
遇于微眇之中凡歷三五年而所學始大就嗟乎  
石谷之於斯事也可謂治之之勤悟之之深者矣  
當其初起惟吾州兩王公知之既而少司農周櫟  
園先生知之兩王公先達盛名極意推挽而櫟園  
方爲江左重臣手筆致問降已折節若惟恐其不  
易致者石谷爲之辨裝而未及發會先生用職事  
被案劾或止之曰此豈公論書畫時耶石谷曰公  
知我者不可以不往既至先生流連傾倒不自知

梅村集二十四序

十五

其身之在憂患也亡何先生事解天下聞而兩賢  
之石谷不以先生多故而濡滯其行先生不以失  
志而稍廢待士之禮相與作歌詩紀其事嗚呼古  
之所謂知己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嘗有感於  
莊周列禦寇之說技之工者進乎道巧之至者全  
乎天舉夫庖丁之刀宜僚之丸飛衛之矢匠石之  
斤與宋元君之畫史舐筆和墨解衣盤礴者其道  
相合而韓退之之論張旭草書以爲喜怒窮窘憂  
悲愉快怨恨思慕無聊不平皆於草書焉發之蓋

書畫之道本乎性適乎情通乎天地萬物其不可  
端倪也如此今以王子之有得而又與櫟園遊也  
櫟園旣備嘗其平生之遭晚而深思篤好於畫將  
取其二十年來欽敬魂壘可憂可愕眩涼顯晦代  
更乎前者托諸丹青粉繪爲銷歸石谷苟得其意  
而奮筆追之以視夫川巖之險易煙雲之起滅草  
木之開落而榮悴人事變異物情顛倒皆是理也  
然則王子之於畫不更進而其爲知已也又何如  
哉余旣交於櫟園而其識石谷也不在兩王公之  
後喜是編之成足以著兩人之深相知也於是乎  
言

梅村集二十四

序  
十六

鴻雪園詩集序

堯文將往廬陵出一編示余則其在樟亭由拳流連登眺之作而溯淮八都懷人贈答居其半焉堯文之才開敏樂易於讀書能采掇其菁華而出之以杼軸故其詩貫串三唐妍秀典麗聲律穩貼雖專門名家莫或過之余與堯文少同里長同學老而灌園連牆比屋槐柳之陰相映草堂燈火相望於池塘林木之間余樵蘇不給而堯文時出斗酒吟詩篇歌呼相應和今將舍我而遠去余撫是編

梅村集二十四

序

而沉吟若有不釋然者夫廬陵天下之名郡也昔者有先正文章節義著在累朝之冊今于戈久息賢人君子接踵而起者流風餘習居然可見堯文過匡山涉馬當以達乎此也江山登臨賓客交游之盛收攬以滋詩笈者且盈緡溢縹膾炙天下此豈吾窮谷之叟抱甕作息帶索而行吟者能窺測其涯涘乎抑吾聞之舊國舊都望之暢狀當堯文在樟亭由拳相去不過數舍今江天寥廓之外其於故園竹梧杉檜滋生而拱把芙蓉芍藥芳郁而

紛披未嘗不如杜氏之四松陶家之五柳彷徨而  
想像也閭井日已荒親朋日已耗雖衰遲如余者  
間與江右士大夫追舊游而話宿好未嘗不如漢  
濱之老人滄浪之漁父寤寐而興懷也賦則其見  
之於詩者又烏得而已耶他日政成垂組揭節以  
還鄉里余且盡出其田夫野老之作以是正於堯  
文得毋從而嗤之曰固哉是夫之爲詩也身窮才  
退足不出里巷何足與於此乎亦相與爲一笑而  
已於其行也遂書之以贈

梅村集二十四

序

予幼時嘗讀此書也又嘗  
讀其不出里巷詩其與堯文  
實於吾齊而題文曰阻礙  
巽夫之爲詩也身窮才  
退足不出里巷何足與於  
此乎亦相與爲一笑而  
已於其行也遂書之以贈  
之然昔者又爲詩而身  
雖與堯文人儼然文儼  
父寤寐而興懷也賦則  
其見之於詩者又烏得  
而已耶他日政成垂組  
揭節以還鄉里余且盡  
出其田夫野老之作以  
是正於堯文得毋從而  
嗤之曰固哉是夫之爲  
詩也身窮才退足不出  
里巷何足與於此乎亦  
相與爲一笑而已於其  
行也遂書之以贈



梅村集卷第二十五

壽序一

文先生六十壽序

滇南文先生以計偕入太學崇禎十六年天子命爲婁人師婁之人不知師道二十年於茲矣自先生至教以君臣父子之禮堯舜周公孔子之道董其怠惰誠其凌諱以期於有成於是遠近稱爲先生鄉大夫之賢者必之先生謁里中戴白之老不知詩書者咸曰先生君子也無何兵至在先生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之義不可以留將行其弟子進曰先生行固當雖然先生所居者職也其所事者道也盍謝其職而脩吾道乎先生而無爲吾道計也其爲吾道計先生留先生拂然作色不悅曰異哉二三子之爲此言也吾比者教汝何若而棄之耶吾之行也不可以過今日其弟子又進曰先生行矣滇南去吳萬里過酉陽上灘水若是其險也且又阻兵今儼然儒者也將襍被乎越豺虎之逕而弟子莫隨此棄其師矣先生而行也願請從先生曰諸君有親不

可以吾故累且我固非歸也吾將從蒼公游蒼公者滇人住吳之中峰以佛教重東南者也先是蒼公講法華於婁之海印庵先生以同里而異術豎義相論難婁之人知先生與師最深及是聞之則大喜曰先生去我未遠也若亂定滇道未通者當請先生還先生許諾久之迎諸山中有以私舍設都講布函丈請者先生放杖而笑自理其鬚髯曰吾已僧服矣迺卽城南精藍中置木榻命一童子支鼎爨盡謝其生徒杜門不交人事如是者四年

梅村集三十五

壽序

先生年六十弟子請一言壽於先生子曰滇南天下饒樂地也丹砂鐘乳土所出珠璣犀象果布之湊其田也畝數鍾千金之裘不貴於市無爲惡寒矣且其人以隔絕山海今猶襲冠帶以居而先生獨阻亂不得歸出無車食無肉褐以爲煖詭益以爲儲夫舊國舊都望之累歎况兄弟親戚之湮焉若有亡乎年齒衰矣道路長矣而鞶鼓之聲日闕闕者先生其獨且奈何哉或曰蒼公學道者也捐親黨棄閭里遺世離人而立乎獨以彼視萬里猶

尋丈也子應之曰蒼公之所學者佛也其道如是  
足爾先生所學者堯舜周公孔子之道其於君臣  
父子也仕必守其官處必歸其家老有所以養少  
有所以奉今先生居此四年矣庶幾師弟子之禮  
存焉其君臣父子之道所不行者蓋亦多矣而謂  
非先生之窮歟抑吾聞之先生又通卜筮緯象形  
家者言夫滇南所產輒多高人絕學先生以儒者  
籠絡萬物不名一德今毀服童髮而游於世也將  
得乎儒釋之合而探其原於是焉齊得喪混欣戚  
浩浩乎靡所津涯其爲道也吾又烏足以知之哉  
噫嘻此真先生也蒼公曰嚮者吾論難固自以爲  
勿及也

陳確菴尊人七十壽序

吾鄉高世之君子於孝廉得二人焉曰陳君確菴華君天御懷道絕俗窮餓而不悔者也夫古之隱者棄妻子變名姓孤行獨立無所以累其心今此兩君者皆有親在於是鄉之人進曰兩君則誠賢矣其如親何迺華君則曰吾幸有兄蓋嘗仕於朝矣廉吏薄宦橐中裝足具甘脆以養老母而陳君則壯子也所持以持門戶者也一旦挈其親之於窮谷無人之境屋宇穿漏田園蕪塞駕柴車躡草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四

屬親朋無與游滋味無所奉彼其親之處此也能泰然而已乎而陳君何以善其隱乎乃陳君之隱也五六年矣未嘗一人城府鄉之人竊獨異之其尊人溫如公今年七十予得其自壽之文讀之而嘆曰噫確菴之高乃其父成之也吾鄉支塘以南直溪以東其土堯塌其俗樸陋自元宋來若胡如村之清高龔安節之忠義其故廬遺跡至今尚有識其處者陳君僑寓蔚村父子手自立屋負耒作勞拾薪執苦嘗讀農經水利諸書謂古人代田之

法一畝三畝深耕易耨歲可獲數十鍾又以尚湖  
巴城諸水挾淫潦泛濫勸諭父老築堤設防經畫  
指點悉有成法出門操一小船販樵鬻苧往來湖  
村塘市間得錢市酒進父公飲酣間作一二小詩  
好譚古來高人獨行共相勉勵隣里化之輒遣子  
弟就學其有小小勃谿諍語搖手面赤曰恐使孝  
廉父子知也嗟乎世衰道微士大夫走通都騫聲  
利其遺民逸叟以道德風義相高者不可復作矣  
自確菴以孝廉守身事親躬耕弗屈而後人知教  
忠自公以孝廉之父樂道安貧窮居無悔而後人  
知教孝君子於陳氏得君臣父子之禮焉子交於  
確菴者十年知之最深故論公父子質言其事庶  
幾與漢陰之丈人潯陽之漁父同傳而存之以徵  
於信史與亦吾鄉人之所願也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蘇湖泰中叔去出門遇一小漁頭繼壽學其來歸  
已賦詩水天對漁父淵博歸父子樂於遊山發畫  
去一湖二箱著錄長襟遠百壽樓十餘又以此

彭燕又五十壽序

士之能立言者必需之歲月以自驗其學問之所至若夫遭遇亂離而獨以其身超然於塵壒之表則筆之於書者將爲天下後世所攷正其平生之學尤可重焉往者余偕志衍舉於鄉同年中雲間彭燕又陳臥子以能詩名臥子長余一歲而燕又志衍俱未三十每置酒相與爲驪志衍偕燕又好少年捕博之戲浮白投盧歌呼絕叫而臥子鬻據胡床黹巨燭刻韻賦詩中夜不肯休兩公者日笑

梅村集三十五

壽序  
六

之曰何自苦臥子慨然曰公等以歲月爲可恃哉吾每讀終軍賈誼二傳輒寤床夜走撫髀太息吾輩年方隆盛不於此時有所紀述豈能待喬松之壽垂金石之名哉曹孟德不云乎壯盛智慧殊不幸吾來公等奈何易視之也其後十餘歲志衍不幸沒於成都臥子則以事殉節其遺文卓犖瀛布海內不負所志余與燕又偷活草間又六七年於此矣自顧平生無可表見將以其餘年肆力於文章顧兵興以來流離奔走神智耗竭每憶少時讀書

不至觝滯今手一編者終日覆而按之不能舉其  
辭蓋余年過四十而髮變齒落志雖盛而其氣亦  
已衰矣追念臥子疇昔之言未嘗不爲之流涕也  
春初與燕又遇於吳門問其年則已五十去余同  
舉之歲曾幾何時而遂迫始衰日月如流能不浩  
歎已而燕又盡出詩文讀之則余又驚其才之壯  
而意之新博聞辯智有精強少年所不能及者其  
生平著述之足以服當時而垂後世無疑也昔者  
吾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自中古以來所推者則惟

梅村集三五

壽序

君家老彭其稱之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言  
之其爲多聞博洽之儒歟後世乃取神仙詭異之  
說附著其傳以爲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堯時受  
封至商武丁朝尚存而年且八百其言荒遠不經  
摛紳者所不道然以吾思之當唐虞之禪讓夏商  
之興衰故家舊臣無復存者上古譜牒失傳年祀  
莫紀而彭祖獨以皤皤黃髮綴拾前王之舊聞受  
其說者見多識往事年踰耆耄而有壯容震而矜  
之以爲此數百歲人耳非實事也老聃東周柱下

史伯陽父史儋皆先後同官而聃之書獨傳後世  
且合此三人者爲一人而謂老聃修道養壽壽可  
百餘歲或云二百歲夫彭祖猶是也今燕又之詩  
文其在天下者經世代遷改卷帙塵蠹後生之徒  
覩其姓氏且以爲古之賢人而不知其年尚五十  
若令杜門絕跡不與世通著書三十年書成而所  
紀皆易世之事日月濶遠見聞綿邈得無有疑其  
甲子不知何代人耶自古遭兵火而磨滅如臥子  
志衍者不少而遺民佚叟爲造物所留以當文獻

梅村集二三五 壽序

者亦往往見焉余旣自力於學懼勿克而以勉燕  
又有以知其必成乃因其門人之請而叙之若此

百餘歲或云二百歲夫  
且合此三人者爲一人而謂老聃修道養壽壽可  
文伯陽父史儋皆先後同官而聃之書獨傳後世



張敫菴黃門五十壽序

吾友張敫庵黃門長於余一歲少同里長同學晚  
而同事京師余羈愁困悴幾不能自還而敫庵躬  
蹈險巇謹而後免今年敫庵五十方賀者之在此  
堂也余可以無言乎初吾師西銘先生用經術大  
儒負盛名於當世而敫庵爲其愛弟西銘之有敫  
庵猶士衡之有雲孟陽之有協也維下之衣冠華  
陰之子弟負笈從游巷舍爲滿揮洗輟餐倒屣莫  
及敫庵則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使西銘愛士

梅村集三

五壽序  
九

之名聞於天下敫庵力也雅擅絕才涉獵彊記發  
爲文章風起泉湧一時傳誦其制義謂富貴可以  
俛拾鉅公長者握手定交不敢以後進相期語曰  
馭二龍於長塗斯敫庵當日之謂矣旣而屢試鎖  
闈不利門戶中衰滄桑頓改凡諸子從西銘游者  
如飄風隕籜湮沒無遺而敫庵魁壘特達方用科  
第起家爲良吏爲直臣赫然名動海內噫嘻抑又  
何其奇耶余與交且三十年習之久知之深其竊  
爲敫庵幸者少游太學高門著姓貴游慕之輻輳

無文士于謁奔走之勞晚宰山城直節強項大吏見而傾心無黃綬俛眉折腰之苦立乎殿陛之間指得失陳利病口有所畫奏成手中繕寫未上夜不能寐彈劾貴近搏擊豪強下至閭左之奸瑣條其人得請名捕中外爲之屏息股栗可謂出入省闕得行其志矣雖以此譴逐之後仍被惡徵而

上察其忠人亮其直身名復完意氣如故造物待之者似乎獨厚而不知其天資學術實使之然非倖而致也平生無崖異之行深沉之容造次語言

梅村集二五

壽序

率而能要任達簡易不持威儀與人交抒心寫腹推誠無我雖傾蓋之際便同久要一旦有急難挺身赴蹈傾囊營解罔所顧惜人有過面加譙讓不爲後言或有生平受德後負之者其人但一見摧謝卽釋然胸懷無纖介之恨此其公直鯁亮得之天性真不可及也已當吾師西銘在日敦氣誼尚名節慨然有康濟斯世之心屬黨論紛紜壬夫設械幾罹不測位不酬其望年不配其德論者至今以爲恨枚庵薰陶濡染於國是民生邪正利弊之

關平居講求有素世會雖移家學不改當官立事  
探囊底而出之清河著書談道易世而後施行惜  
乎西銘不及見耳歷數三十年來唯吾兩人爲遺  
種之叟今者比間接席時花藥治亭圃營垂老里  
巷之娛顧吾已髮齒衰墜疲曳不堪救庵則姿容  
瓌偉飲噉日可三升常見其蒲博爭道獨酌引滿  
呼小僮搥鼓奏伎聽淵淵之聲奮衰激昂大噱不  
止少年精悍之色猶隱見於眉宇間其後日所就  
余又何足以量之哉雖然救庵之語人曰梅村知  
我勝我自知故於其覽揆之視不爲夸詞叙素心  
而談舊故庶幾於夙昔之好無少愧焉如此可以  
爲救庵壽矣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十一

九  
杜  
關  
平  
居  
講  
求  
有  
素  
世  
會  
雖  
移  
家  
學  
不  
改  
當  
官  
立  
事  
探  
囊  
底  
而  
出  
之  
清  
河  
著  
書  
談  
道  
易  
世  
而  
後  
施  
行  
惜  
乎  
西  
銘  
不  
及  
見  
耳  
歷  
數  
三  
十  
年  
來  
唯  
吾  
兩  
人  
爲  
遺  
種  
之  
叟  
今  
者  
比  
間  
接  
席  
時  
花  
藥  
治  
亭  
圃  
營  
垂  
老  
里  
巷  
之  
娛  
顧  
吾  
已  
髮  
齒  
衰  
墜  
疲  
曳  
不  
堪  
救  
庵  
則  
姿  
容  
瓌  
偉  
飲  
噉  
日  
可  
三  
升  
常  
見  
其  
蒲  
博  
爭  
道  
獨  
酌  
引  
滿  
呼  
小  
僮  
搥  
鼓  
奏  
伎  
聽  
淵  
淵  
之  
聲  
奮  
衰  
激昂  
大  
噱  
不  
止  
少  
年  
精  
悍  
之  
色  
猶  
隱  
見  
於  
眉  
宇  
間  
其  
後  
日  
所  
就  
余  
又  
何  
足  
以  
量  
之  
哉  
雖  
然  
救  
庵  
之  
語  
人  
曰  
梅  
村  
知  
我  
勝  
我  
自  
知  
故  
於  
其  
覽  
揆  
之  
視  
不  
爲  
夸  
詞  
叙  
素  
心  
而  
談  
舊  
故  
庶  
幾  
於  
夙  
昔  
之  
好  
無  
少  
愧  
焉  
如  
此  
可  
以  
爲  
救  
庵  
壽  
矣

座師李太虛先生壽序

偉業嘗讀歐陽文忠公傳見其行事慨然想見其爲人以爲上下千百年江右儒者學術之盛未有出於歐陽公者也獨疑其致政之後不歸廬陵而買田潁上何歟蓋有宋待臣子之禮爲最厚爲之臣者亦戀戀君父不忍遠歸故土而於宛雒汝潁之間起居朝請以近於京師韓范杜富諸公皆然不徒歐陽公也自歐陽公後江右士大夫咸被服其遺教凡數百載而有吾師李太虛先生先生入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十二

承明典制誥掄文於楚楚之詩人才士夙負重名者哀然爲舉首此歐陽之歷二府司兩制以知貢舉得人者也先生性彊直爲臺諫所中隱居白鹿講授生徒天子再召用決大計爭南遷深當上旨事不果行此歐陽之貽書司諫貶秩夷陵力持濮議爲朝論所排者也先生擴摭累朝故實抄撮成書凡數百卷欲以成一代之良吏好古博物訪求金石篆刻遇有所好雖傾囊爲之勿吝此歐陽之修唐書紀五代以其餘力爲集古錄者也盛明

之際詞林先達如曾子啓崔後渠諸公皆忼爽瀾  
達有詩酒稱嘉隆而降則覲覲拘謹以爲常先生  
則不屑也居公卿間興酣耳熱朝章國故忼慨極  
論詩文揮灑援接後進爲風雅所宗此又歐陽之  
自號醉翁與石曼卿蘇子美共其流連者也凡先  
生之同於歐陽公者如此而歐陽卜居穎上先生  
亦僑寓維揚維揚者平山堂在焉歐陽公之所游  
處也則疑其無不同而偉業獨有感者歐陽公處  
全盛之世天下無事雖免而家居猶述其三朝被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十二

遇之榮以誇耀於田夫野老而先生流離嶮岨浮  
海南還家園烽火禍亂再作僅以其身漂泊於江  
山風月之間其視歐陽之穎上相去固已遠矣雖  
然吾師之爲人儻朗而曠遠以視人世之危疑患  
難實不足以動其心而損其意氣其之維揚也與  
偉業相遇於虎丘別十五六年矣其容加少其髮  
加鬢握手道故漏下數十刻猶危坐引滿議論哀  
哀不倦偉業顛毛斑白自數其齒少於師二十歲  
而憂患臧迫以及於早衰竊仰視慚歎以吾師爲

不可及歐陽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齊得失忘物  
我泊然其無憂浩然其自適吾師似深有得於斯  
者而所遇各殊則歐陽爲其易吾師尤爲其難也  
偉業聞之古之至人達生之情識命之理無江海  
而閒不導引而壽其吾師之謂耶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十四

壽之來  
海南還家  
山風月之間  
然吾師之爲人  
而固不難良而壽其吾師  
科業聞之古之至人  
吾師之遇各殊  
其自適吾師似  
不問其燭鬪公卿乎自號六一居士齊得失忘物

黃觀只五十壽序

往余讀碧山集知嘉禾黃葵陽先生以省元取高  
第入史館廻翔宮相幾及大用旣而從吾師西銘  
之門識其孫觀只亦以省元後先踵武浙東西誇  
爲盛事則又吾友大樽所鑒拔而登之者也歲月  
云邁二十餘年觀只春秋五十其同里虞君譚君  
等徵余一言噫余言何足爲觀只重哉昔東漢之  
世江夏黃瓊偕其孫琬並至宰相封侯而節彊諫  
彪炳史冊運會有盛衰人事有險易遂使再世之

梅村集三

五  
壽序  
十五

內遭遇懸殊君子讀其傳不能無感焉今以近事  
觀之詞垣宿素世際休明雍雍乎清廟之朱絃明  
堂之蒼壁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葵陽之謂也  
藝苑名流憂生坎壈惴惴乎芳蘭之當門冥鴻之  
在澤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觀只之謂也觀只  
之爲人能孝友知大節不爲選與倏倏俯仰以從  
時又不肯經奇釣名修跣跣非常之行遭逢變故  
周旋義舊死生急難勿易其心若夫士窮見歸之  
時有親在不許之義闔門百口累世卿宗不敢以

狗知已刎頸之一言則其自處權之審已名高則  
嫌無可避地近則義無所辭收者到門曲刃在頸  
夷神委運詞色不撓誰謂茶苦其甘如齋觀只其  
甘之矣及其免也不以慮患而刑方爲圓不以違  
俗而尊已忽物或柴門絕客離事自全或浮湛俗  
間與世不競蓋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觀只之所處  
不已優乎夫生於華胄少遇名師家在通都才稱  
國士當其駒齒未落豫章尚小人便目之以騏驥  
期之以棟梁今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論者且爲觀

梅村集三五

壽序  
十六

只惋惜余則以二十年來人材凋落其齋志以往  
持忠不顧者不必更論迺有乘時取寵據磐石之  
安而一朝蹉跌要領不全門戶破壞者比比而是  
矣觀只以窮孝廉優游家巷關木索不以爲辱辭  
玄纁不以爲榮其所以全之者天爲之也詎不幸  
哉家有秘書萬卷皆前人從西清異本手自校讐  
繕寫成帙而舅家項氏所藏唐宋名人手蹟卷握  
之物價值千金今悉化爲煨燼食及餘生孜孜搜  
訪庶幾蕉園蠹簡重出人間玉軸丹青不罹劫火



此觀只所以圖令名而不垂不朽者也韭溪之上練  
浦之傍其爲辟疆之名園羊曇之別墅亦旣蕩於  
烽烟鞠爲茂草矣乃以其暇闢平臯灌蔬壤誅茅  
避跡伏臘迎賓漁釣自娛絲竹間作弔汨羅之故  
人談鴟夷之往事望烟波而不見酌杯酒以興懷  
此觀只所以消壯心而娛晚歲者也西銘之有觀  
只中郎之於仲宣也大樽之有觀只廬陵之於子  
瞻也兩賢旣沒友道淪亡賴遺逸之尚存庶微言  
之不墜雖以道喪元龍徒憐意氣猶幸人如叔度  
足繼風流此觀只所以結平生而申同好者也余  
也少壯登朝羈棲末路犬馬之齒未填溝壑獲與  
觀只稱齊年而困厄憂愁頭須盡白其視觀只逍  
遙乎網羅之外蟬蛻乎塵壒之表不啻醯雞腐鼠  
仰觀黃鵠之翱翔寥廓也乃因諸君之請而爲之  
辭其以識余之愧而觀只爲不可企及也夫

白封君六十壽序

吾州白侯林九視事之初年余在京師謁侯之太公雙泉於邸第其容粥然其氣溫然言啞啞不出口余目之此真寬仁長者也越五年侯之報政成而太公六十州人士以其習於余也不可無言余嘗讀萬石君傳見其子孫馴行孝謹而少子慶之治齊也國人慕其家行而大治心竊疑之漢時海內初定而齊又反覆夸詐以爲俗其法當以擊豪強清反側而區區以孝謹行之是豈足爲政哉旣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十八

而觀蓋公之言治齊而曹參用之以治天下然後知秦以刑法刻鑠其民漢興瘡痍者未息不以此時脫去文網清淨而寧一則何以去湯火彼夫元康神爵之間嚴延年趙廣漢以慘礪負能各正以承平日久戶口殷富名豪宿猾根株其間必大誅罰之而後勝豈所論於新造之日予遺之民拊循而休息之哉此石慶行孝謹之所以効也今以吾白侯之才曉習文法吐決如流開張施設當機立辦非公廉彊正儼然擊斷之能吏乎迺至勸耕桑

修水利養小弱恤災荒煦煦然仁心爲質惻惻無  
華不欲稍用其長厲威嚴以自愉快雖其天資醇  
厚而居身之善入人之深何以至此噫此皆太公  
之教漸漬使之然也州人士之入京師者太公必  
坐而問焉曰子之君四境其修乎田疇其易乎賦  
役其均獄市其平乎且曰吾今年六十矣自吾爲  
兒童時樂浪玄菟之間暴骨如莽流血成川父子  
兄弟肝腦塗地者不知凡幾今吾一家無功德皆  
爲 國恩所成就嗟爾江南之人夫孰非鋒鏑之  
後而捐瘞之餘其可不宣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十九

上恩澤以休養生息之耶余以是知 國家吏治  
之盛而太公之教忠與侯之所以孝也已抑吾又  
聞之古之人臣皆仕於其國唯銜命四方始離乎  
父母之側而其君作爲歌詩以勞苦之如小雅四  
牡之章其言不遑將父因人之情而爲之咨嗟太  
息待之如此其厚也今吾州之去長安三千里而  
侯以六年積勞於外太公又爲南陽之故人代北  
之貴族留宿衛京師不得御車而南從其子於官

也人子之念其親者必能念人之親侯於聽政之暇舉吾州之白首耆艾者七人倣周官之意飲酒於序正其齒位名曰萋東七老而吾父與焉吾父行年八十其視太公也齒髮加衰太公有賢子足以娛樂余也羈愁旅病不能取給於升斗之祿俾老人輟食而太息中夜而屏營矣侯則式間以勞之肆筵以綏之其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歟當石慶之相齊也有濟南伏生魯人申公者皆耆碩大儒慶不聞執板到門北面而事之也然則石氏之所知者謹而已矣烏識所謂孝夫孝有不貴德尚齒使民興行者哉白侯經術最深內行醇至異日者進爲公卿而太公齒德彌邵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二十

天子三雍告成脩授凡乞言之禮求國老於上庠舍太公其誰乎當以尚德緩刑化民成俗之道再拜而獻之庶幾老成黃髮之一言俾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先王以孝治天下者始大備偉業請上其事於東觀以光 國之惇史固不僅與聞師黨正效祝嘏之詞以爲公壽已也謹書之以俟

蕭孟昉五十壽序

今天下士大夫講學者無如吾友少叅愚山施公由服官之暇倡其道於廬陵而青原山中無可大師修出世之教與之相應和於是吉水之黑白二學盛爲海內所宗吾意其山川之靈秀亦必有世家名德者流相與鼓舞倡導乎其間欲求其人以識之而不易得也今乃得吾西昌蕭君孟昉孟昉故太常卿伯玉先生之猶子也伯玉舉進士前於余者十五年自余爲兒童時則已誦習其文旣仕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二十一

而踪跡叅錯曾同官南中而竟不獲相見惟聞與吾郡虞山宗伯公游宗伯之言曰伯玉之爲人孝友於兄弟篤志於友朋淡泊於榮名利祿築春浮園於柳溪之上極雲泉林木之勝有經史萬卷穿穴講貫於弗倦又能闡釋教乘與緇衲往還相扣擊余益想慕其風流而今乃復得之於孟昉孟昉慷慨好義不恤施予嘗蠲田穀數千石具饗殮以活獄囚又爲逋賦者完室家贖子女愚山先生倡學湖西也問道者車接轂孟昉爲之供扉屨飾厨

傳勝流歛集賓至如歸退而與無可大師精研性  
相疏通證明剝廟之倡施伊蒲之供養傾囊倒屣  
惟恐或後甚矣孟昉之爲人有似於伯玉也往者  
神廟盛時吾吳如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吉水如鄒  
忠介公紹續微言倡明絕學而慈山紫柏二大師  
唱演宗風於吳會豫章之間兩地之學者習其義  
而盛其傳雖千里而遙猶同堂也伯玉之出入必  
與其弟次公季公偕孟昉漸漬於諸父及父之所  
講寃故西昌蕭氏有家學伯玉嘗以之官便道館

梅村集二五壽序

二十二

於宗伯之拂水山莊流連度歲率其子弟言志賦  
詩友朋間極文章性命之樂紫柏刻大藏方冊於  
吳中卷帙未半宗伯之門人毛子晉謀續之伯玉  
與兩弟發願歲事經營伙助之尤力滄桑而後孟  
昉扁舟東來商度先公之所未竟宗伯以爲續佛  
慧命作文壽之孟昉其時年甫壯也歲月而往孟  
昉今已五十追溯舊游有如昔夢吾吳之宿素凋  
落講舍榛蕪而龍藏之莊嚴希有者亦漫漶不可  
復問矣同里許君堯文官於吉水貽書及余述所

謂春浮園者嘉樹名卉高臺曲池滋榮而益觀圖  
書彝鼎度藏而加富孟昉又能以其餘力措拄道  
法爲緇素之所歸往噫嘻豈不難哉愚山今已歸  
宛陵而龍眠之徒衆有請無可以歸故山者此兩  
公皆吳人也吾之爲孟昉壽者恐不足以盡孟昉  
夫賢者之以道合其知之必深彼所以重孟昉者  
詎止於此乎吾將爲書以問之焉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二十三

瑞五公此平其雅益壽以問之

夫賢者之以道合其知之必深彼所以重孟昉者  
夫賢者入也晉之爲孟昉壽者恐不足以盡孟昉  
矣刻而論昉之封衆育歸無可以論故山者此兩  
公皆吳人也吾之爲孟昉壽者恐不足以盡孟昉  
書彝鼎度藏而加富孟昉又能以其餘力措拄道

謂春浮園者嘉樹名卉高臺曲池滋榮而益觀圖

